



写在故事前

假如你经过一个城市，而这个城市的街头有着一群羊，这群羊不是普通的白羊或者黑羊，而是红白相间的羊，那么这个城市里一定生活着树精。

他们来自神秘的树精森林，和普通的人没什么区别，但是，他们总是戴着手套，连握手的时候也不脱下来。

如果你试图在你的周围寻找到树精，就从善良的人中开始寻找吧……



第一章 树精欢欢

欢欢充满了对冬眠的向往。她能穿过树干行走,就像在空气中行走一样,她把充满香味的床单晾满了树林。

距离木头城大约十棵合欢树、一百个胡萝卜、一千株灌木的地方,有一个神秘的树精森林。森林处长着密密的灌木,很少有人进过那里。

传说,附近村子里的白羊曾经进入那片密密的灌木丛,钻出来的时候,白羊变成了红白相间的羊。

“不过,这只是一个传说。”住在森林里的糊涂猪常常这样对胡萝卜兔说,“我也不过是听树精们讲起过。”

树精们离开树精森林已经有八年了,糊涂猪絮絮叨叨地重复着这个红白相间的羊的传说,听众只有一个,那就



是胡萝卜兔。

但是，胡萝卜兔一点儿也不怀疑糊涂猪念叨着的传说，因为她也认识树精。

胡萝卜兔原本生活在村子里，直到有一天——

胡萝卜兔带着她用胡萝卜汁染的花布到集市上卖：“买花布哟——胡萝卜花布哟——”

“真漂亮，是用胡萝卜染的吗？”一个年轻的长发女人站在胡萝卜兔面前。她好奇怪，头发看起来有些绿色，而且长得很瘦，好像随时都会被风吹走一样。

胡萝卜兔非常高兴有人欣赏她染的花布，她用夸张的动作比画着：“当然了。我种的胡萝卜太多了，吃不掉，就用来染布了。”

“那么，这个，也可以染布吗？”年轻女人摊开手，在她的手心里，有一颗红色的浆果。

胡萝卜兔突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不光是因为这样的浆果她从来也没有看见过，更是因为她看到了一个树叶纹





的绿手掌,类似于人手大小,却有着树叶的纹路,从中指向下垂直,有一条又长又深的中心手纹,沿着这条中心手纹对生着许多细纹。

“这? 这样的浆果染色一定是最好的。”胡萝卜兔喃喃地说,“我听说,树精喜欢红色。”

“啊,太好了! 你知道树精,还知道树精喜欢的颜色,太好了! 你能教会我染色吗? 我可以教你一些别的本领来交换,比如,训练树叶,让树叶变成蝴蝶。”

让树叶变成蝴蝶? 听起来有些神奇,胡萝卜兔非常想学这个本领。

“我是树精欢欢,如果你愿意,我带你去我的家里,离这里不远的。”树精欢欢一心邀请胡萝卜兔去她的家里。

胡萝卜兔跟着树精一起去树精森林。一路上,欢欢介绍说:“看看,这些树都是乔木,乔木都长得高高大大的。而这些低矮的,看起来有些杂乱的都是灌木。我喜欢乔木,可是我的丈夫,哦,他叫阿末,他喜欢灌木。”



他们穿过一片密密的灌木丛，进入一个平坦的地方。这里有一条小小的溪流，溪流两边是一些乔木，长得不是很高大，但是看起来很秀美，树边紧紧地靠着几间卵石小屋，卵石小屋都是圆锥形的，窗户也是圆形的，很奇怪，所有的屋子都没有门。

迎面看见一棵挺拔的橡树，橡树下站着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女树精，她看到欢欢，说：“秋天就快过去了，你不赶快准备冬眠，怎么还到处乱跑？”

欢欢说：“谢谢大婶，我就是在准备冬眠，我要给阿末一个最最芳香的冬眠。”

树精大婶说：“冬眠只要保证安全就可以了。对了，她是哪里来的？”

欢欢说：“放心吧，大婶，她是染布的高手，我不会带人来这里的。”

树精大婶说：“只要不带人进来就好，否则会很麻烦。”大婶说完就不见了。



“她去哪里了？”胡萝卜兔奇怪极了。

“树里，她到树里去了，那棵树是她的家，她和树一起生活了六十多年了。”

对了，树精是可以走进树里去的，胡萝卜兔以前听人说起过。她说：“我和人住在一起，我听人说起过树精，但他们未必相信你们是存在的，我不会和他们说起你们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相信你，因为你会染布。”树精欢欢相信会染布的胡萝卜兔，“好了，这里就是我的家了。看，这就是我的树。”

这是一棵合欢树，开着轻轻柔柔的粉红色小伞花。欢欢走进树里，然后，从卵石小屋的里面打开了窗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的房子没有门，你从窗户进来可以吗？”

“从窗户进去吗？算了，我就在外面吧，我喜欢合欢树。”胡萝卜兔不愿意从窗户跳进跳出。

“那些紧紧地靠着房子的树都是树精家的门，如果不是受到邀请，树精是不会随便走进别人家的树的。其他的





树大家都是可以随时走进去的。”欢欢说。

这样的房子真是奇特,除了树精,人和动物都是不能随便走进去的,而树精和树精之间是不需要提防的,他们相互爱护,相互信任。

树精们就这样在森林里平平淡淡又平平安安地生活着。他们会飞上高高的树枝,看太阳从树顶的枝叶间照射到森林里,林子里充满了斑斑驳驳的光芒。树精的树闪烁着光泽,树精会觉得非常幸福。

只有欢欢的丈夫阿末,他做了一份不起眼儿的工作,就是照顾森林里没有人管的灌木,因此,他没有属于自己的乔木,而且长年在外忙碌着。

“你知道吗?照料灌木是很辛苦的,因为灌木实在太细小了,树精是不能走进去休息的,而且,有些灌木还长满了刺。可是,阿末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。”

胡萝卜兔能听出欢欢的话里充满了对丈夫的夸奖和疼爱。



隐形树精灵

“冬天马上就来了，他要回来了，瞧，这些浆果是他去年带回来的，你闻闻，是不是很香。”

胡萝卜兔看见一袋红色的浆果。那些浆果的颜色很鲜艳，表皮几乎透明，里面包裹着满满的红色液体，散发着淡淡的树木的香味。

“我想用这些浆果染红色的床单。用这样的床单冬眠，会做多么美妙的梦啊。”

胡萝卜兔可以肯定，用这些浆果染色比胡萝卜汁不知道好出多少倍，她非常羡慕地说：“这是什么浆果呢？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”

欢欢说：“这种浆果长在满是荆棘的灌木上，因为它的果实散发着树木的香味，还没等成熟就会被鸟吃个精光，鸟吃了浆果，羽毛会变得特别光亮美丽。阿末日夜看守，才得到了一袋。”

胡萝卜兔仍然说：“用来染床单，会不会太可惜了？”

“不可惜，阿末在森林里辛辛苦苦地工作，只有冬天才



会回到这里休息,我希望他能有一个香甜的好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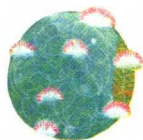
胡萝卜兔决定帮树精欢欢染红色的床单。她先找来一块凹陷的石头,把浆果放在石头的凹槽里,然后用树桩捣碎浆果。

欢欢也一起捣浆果,她挽着衣袖,铆足了力气,“嗒嗒嗒嗒嗒……”捣碎的浆果散发出更加浓郁的香味,欢欢的脸上充满了快乐,也充满了对冬眠的向往。

终于,浆果全部被捣碎了。欢欢拿来一片树叶,其实这不能算是树叶了,因为叶子只剩下网络一样的叶脉,看起来像一块干的纱布。她们一起把捣碎的浆果倒在叶子上,红色的浆果汁渗透下去,浆果的皮和核就被过滤掉了。

胡萝卜兔用得得到的红色染料,染成了红色合欢花图案的床单。

“啊,是合欢花,我喜欢极了。”欢欢在树中间晾红色的床单,她能穿过树干行走,就像在空气中行走一样,她把充满香味的床单晾满了树林。



第二章 树精阿末

胡萝卜兔突然看到一个男树精，因为男树精正在向她招着手走来，他那树叶纹的手掌，也像树叶一样是绿色的。

白雪覆盖了整个树精森林。

胡萝卜兔早就回到了村子里，她远远地祝福树精欢欢和阿末冬眠愉快。

然后，她也祝福自己冬天过得快乐。她滚了许多雪球，做了许许多多胡萝卜鼻子的雪人。

春天来的时候，胡萝卜兔开始不开心起来，因为她的雪人正在一点点地变小，她知道雪人又将消失了。每年春天，雪人就不知道去了哪里——是变成天上的白云了吧。胡萝卜兔有些忧伤地想。



就在这时候，胡萝卜兔突然看到一个男树精，男树精有着棕色的皮肤，个子矮矮的，肩膀宽宽的，脚板大大的，他招着手走来，他的手掌像一片又大又厚的绿色树叶。

“啊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我是胡萝卜兔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见到男树精的喜悦赶走了胡萝卜兔的忧伤。

男树精放下挥动的手，说：“是的。我是阿末。我的太太欢欢说，你是我们树精的朋友。”

“啊，你是阿末，欢欢呢？欢欢怎么没来？”胡萝卜兔摆动着耳朵，寻找男树精身后是否还藏着欢欢。

“欢欢没来，她生病了。我是来向你道别的，我们要离开这里，去远方了。”阿末说。

“去远方？为什么？”胡萝卜兔觉得这消息来得太突然，她这才察觉，阿末的脸色很难看。

“是去为欢欢看病吗？她怎么了？”胡萝卜兔的心突突地跳，她觉得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。

“我们是要离开这里，去很远的地方了。所有的树精都



隐形树精灵

要离开森林了，我是替欢欢来向你告别的。我，我还想求你一件事情，我知道，这也许有些难为你，可是，我还能找谁呢？”

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。胡萝卜兔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她太喜欢那片树精森林了，原本打算秋天的时候，再去帮树精欢欢染红色的床单的。

阿末说：“原谅我，不能告诉你树精为什么要离开树精森林，也许不用太久我们还会回来的，但在这期间，我想请求你为我们照料树精森林里的合欢树墩。”

“树墩？”胡萝卜兔从来没有在树精森林里看到过树墩，树精森林的每一棵树都被树精照料着。

阿末紧紧地抓着胡萝卜兔的手，痛苦地说：“就是欢欢的那棵合欢树，已经被砍掉了。”

“什么？被砍了？那你们的家呢？欢欢呢？”胡萝卜兔焦急地询问。

“欢欢变成了隐形树精。”阿末痛苦地回答。



“隐形树精？什么意思？”胡萝卜兔从没听说过“隐形”两个字。

阿末叹着气说：“本来，春天已经来了，所有的树精都已经醒过来了，只有欢欢，她还在睡觉，她一边睡觉一边还在笑着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来砍合欢树了，他们弄出很大的声音，树倒下去的时候，还压坏了房子，欢欢的冬眠就这样被打断了。树精冬眠的时候被打断，就会变成隐形树精。”

天哪！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情。

胡萝卜兔想起和欢欢染床单的时候，欢欢对冬眠充满了梦想，却没想到，这次冬眠会是一场噩梦。

阿末说：“谁也看不见树精欢欢了，除非——除非找到红色的灌木浆果和白色的羊。”

“红色的浆果？就是染床单的浆果？”胡萝卜兔想起染色的时候，用完了所有的浆果。

“是的，明年夏天的时候，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成熟的红色浆果，我要去找浆果和羊了。我请求过我的好朋友糊涂





猪了，他说也许、可能他可以为我照顾树墩。可是，我听见他说‘也许’、‘可能’，我真不放心哪。”

胡萝卜兔为用完了所有的浆果而感到遗憾，她问：“你为什么不让我和你一起去寻找浆果，而让我去照顾一个树墩呢？”

阿末叹了口气说：“照顾那个树墩和寻找浆果同样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睡着的时候，很有可能把树精种子留在卵石小屋下面的树根里了。”

胡萝卜兔一听，觉得这个任务太重太重了：“我只会染色，我怕——”

阿末恳求着：“欢欢相信你，她说，你会染色，就说明你会当妈妈。”

胡萝卜兔想不出染色和当妈妈之间有什么联系，但是她知道树精一定是遇到大大的难题了，她不能拒绝阿末的请求：“如果，真的会有树精种子发芽，我一定会照顾她的。”

阿末听见肯定的回答，终于放心了，他的脸上露出了